

独爱美食

在昆明吃过桥米线

■张建安

我们下游船时,已是下午一点多钟,这时腹中早就饥肠咕噜。

大观楼公园大门的右侧有一些饮食店连成一片,一家挨着一家。我们也没怎么挑选,也没有看店家的招牌,就走进离公园大门最近一家的店堂。这是沿街面的房子,仅有一进的深度,四开间宽度的门面,店堂中央搁下一张大圆桌,右侧一小门,方便进出厨房,小门旁安放了一张方桌,沿着里面的墙放下了两张方桌。方桌虽说仅是半新,擦拭得也算干净,没有一丁点

油腻的感觉。我们就在中央的大圆桌前坐下,整个店堂空空荡荡的,没有别的客人,就我们三人。

老板还没等我们坐定,就带着女招待朝着我们走了过来,招呼我们:先生,你们要吃什么?我们这里的米线是不错的!

同伴看着我,我没有说话。其实在刚进店的时候,已经看到了米线的价格,只是不太明白标明的10碟、20碟、30碟的含义。

同伴见我我没有说话,就对老板说:我们来三份10碟。我忙着问起我不明白的地方,同伴告诉我10碟、20

碟、30碟的含义。我于是自说自话对老板说道:我们来三份20碟的。

老板吩咐了女招待一下,高声喊唱出:三份20碟……那声音煞是好听,余韵悠长,在空荡的店堂里回响。他喊唱一句,厨房里就传一句与他应和。脆亮的女声与老板沙哑的男声交汇别样韵味。

过了不久,老板带着其他三人,每人端着一只大碗,碗里是清汤,放在我们面前,再回到厨房捧出叠在一起的许多只小碟子,老板拿出一只小碟子,把小碟子中的食物倒在大碗里,并向我介绍“这是鸡肉”。我看那鸡肉切得很薄很薄,就像一张透明纸。老板把这薄博的鸡肉放在大碗里的汤中,用筷子夹住不停摆动,像火锅中涮肉片一样,渐渐鸡肉的颜色发生了变化,由微红色慢慢地开

始发白,老板见此就将其他小碟子的食物一一放到大碗的汤里。那位女招待是位年轻的姑娘,就在这时候喊唱了一声,音扬韵长,她用的是方言,我不能完全听懂她所喊唱的内容。

而后老板把小碟子里的食物倒到大碗的汤里,她就喊唱一声,老板一共倒了十九次,她就喊唱了十九声,她的喊唱声和老板倒食物的动作是那样配合默契,真是一幅有声的画面。老板在最后把米线倒入大碗时,她的喊唱声戛然而止。这时,我明白了这一种米线的吃法,一大碗高汤,小碟子的食物都是辅料,米线是主食。

同伴低声地告诉我,那姑娘喊唱的内容是小碟子里食物的名称。同伴已经在云南生活了一年,基本能够听懂当地方言。我看着小碟子里的

食物,再仔细聆听姑娘喊唱,渐渐地听懂一点了,就越觉得用方言喊唱的声音如同乐音。

面对这米线,我真有点迫不及待,用筷子拨动着,夹起几根慢慢放到嘴边。一入口,那特有的鲜美,顿时充畅着整个口腔,一种很特别的爽快,是我从来没有尝到过的。没来得及细细咀嚼,就已经吞咽了下去,嘴中还不唠唠叨叨:好吃,好吃!犹如馋嘴贪吃的孩子。

这米线入口很滑爽,口感极佳,富有弹性,且十分入味。有许多种滋味融合在一起,原来有多少小碟子里的食物,就会有多少种滋味。有些说不上食物名称,有些是说不出它们滋味,语言表述上会有盲点,味觉是不会有盲点的,它真真切切让你感受到了这一切。

生活故事

12号线初体验

■费平文

舒适、整洁、文化、人文,我的12号线初体验。

2013年12月29日,轨交12号线开通了。一大早六点钟,我从居家附近的宁国路站2号口沿着楼梯朝下走,之后左拐向纵深走去,新颖别致的廊厅映入眼帘——两边墙上挂着一幅幅儿童画,虽稚嫩,然内容各异的构思,展示了小朋友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新建的地铁站里设儿童画取代老套广告,突显了人文气息。

屏蔽门上“文明礼让,智者守序”的标语很醒目。不一会儿,开往天潼路方向的列车驶进站台。进得车厢,淡蓝色地板、草绿色长椅,长椅两头是橘红色“爱心专座”,车载电视里播放着如何逃生及其它新闻画面,个别车厢还悬挂励志小语。

列车向西进发,我在大连路站出车厢,去看一看与地铁4号线换乘的状况。4号线是杨浦居民除了8号线之外的一条主要出行地铁,笔者平时坐4号线要乘坐22或934路公交车到达,现在12号线开通,换乘4号线真是方便多了。在大连路站仔细看了换乘的路径后又折返回

坐12号线。到达国际客运中心站后,又出车厢去一睹媒体介绍的“满天星”候车厅。只见百米长的大厅上空漫天星斗,各种图案的星座在闪烁,而两边立柱上12星座的介绍,与上方的星斗相得益彰,让乘客得到艺术的享受,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独运匠心。

继续骑行至天潼路,该站可与轨交10线换乘,让人们更便捷去往新江湾城和虹桥机场。到达天潼路终点站后,笔者又返回去浦东。

一路上,12号线跨越虹口、杨浦与浦东三个区域,我发现三个区段各自结合本区的地理位置和特点,向乘客展示其文化内涵。如虹口除了国际客运中心的“星座”外,站台墙上是“与你手牵手走在甜爱路婆婆的树影下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”;杨浦的复兴岛站检票大厅的墙壁上是一排长轴画,从百多年前上海一个小渔村到如今东上海开发的沿岸风光图;而浦东巨峰路站厅内是12号线乘务组的团队展示与“做一个文明有礼貌的浦东人”等公益宣传语。

12号线初体验”,虽然天寒,但目睹东北角的居民今后在家门口可更便捷走向申城各个角落,心中暖意融融。

生活故事

银杏黄满天

■张萍文

作为开鲁四村的居民,我感到无比幸福。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小区绿化带变幻着各种色彩。春天,百花争艳;夏天,枝繁叶茂;到了秋冬,银杏树散发独特魅力。

我们小区里那排银杏树,粗细高矮都差不多,位于健身点北侧。每每路过,都会为它驻足停留。

当然,银杏树最美的季节还要算秋天。凉爽的秋风吹来,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,一瞬间便可以改变大地景色的容貌。原先还绿意葱葱的银杏树,短短几天,就被镀成了一片阳光般耀眼的金黄;银杏树的叶子不沾染一丝杂色,纯净的黄;她们的黄也不是浅黄或深黄,而像一颗颗颗杏子那样的明黄,尤其是经太阳光一照,会发出金子般的色彩。每到此时,高远湛蓝的苍穹,如丝丝缕缕的白云,和金黄色的银杏树叶相互映衬,炫出秋天特立独行的美景。

秋风吹过,那金黄色的叶子悠悠地从树上飘落,宛如一群漫天飞舞的蝴蝶。那飘落满地的银杏叶,灿烂无比,远远望去,行人就如同走在一条金色的地毯上,听着耳边响起“沙沙”悦耳的足音,眼前的美景犹如人行走在画卷中,走在诗的意境里,那真是人生一件惬意事。

意犹未尽

野棉花

■升之文

在云贵高原上,公路两边,开满了野棉花,白成了一片。

开始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,伴我走了几百公里路,我竟没有注意,直到深山堵车上。

深山里也堵车?是的,一侧修路,一侧是悬崖,为了一个小小的争端,狭长的道路上出现“对车”,所有的车都停下来,排成一千米的长龙。正好,下车舒舒筋骨,突然就发现了她——外表像棉花,但比一般的棉花矮小,瘦弱,可怜兮兮的花。一问,是野棉花。

先看一株,再看,一片,又一片,像一群穷苦人家的孩子,挽着竹篮,沿路踏青挑菜。那种停在公路边向你盼顾的眼神,那种纯洁无瑕的清新,会歪斜在车窗,脸贴在车窗上的倦客一个惊喜。

高高瘦瘦的茎干,在有点自卑的背景下,点缀出一种风姿,新鲜、自然、亮丽。说不定哪一辈祖先与棉花是姐妹,但现在不是了,徒留一个虚名,没有人认识她们了。虽然,心里也有缠缠绵绵的丝,但是吐不出;不是吐不出,是吐出来也没有人理解,没有人欣赏,没有人怜悯,没有人同情和收养。城里人,有钱的小姐愈发地娇宠了,如今是虚假的真空棉值钱,鸭屁股上的羽绒得宠,家棉花都没人要了,哪里还顾得上这些野棉花呢?

但是,比起放在城市狭小的阳

台上,只能斜着头颈领受雨露,挤在隙缝享受阳光恩赐的那一族来,野棉花浑身有一股朴朴的野气,一股生机,一股清新味,足可以扫荡城市里的萎靡不振,令人眼目一新,精神一振。

没有人注意她红红的脸颊,淡紫色的边,绿色的裙,不艳丽,不梳理;没有人注意她送走一辆车,又迎来一辆车。

公路边的野棉花最容易给人采,这人折去那人掐。纵然不是采去、掐去,也会给鲁莽的车轮压扁,碾成香泥,碾成碎絮。

幸运的,等到秋天,也会作球蓬般地飞,飞向哪里?不知道。反正飞就是了,飞成一大片一大片雪一般漫天飞舞的白棉花。

生活在山里好,山里人家门口挂着红红的尖辣椒;生活在大自然怀抱里好,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浊,山里人家的生活虽然贫穷却稳稳当当。

厌倦了都市生活,厌倦了灯红酒绿,厌倦了的人会说轻飘飘的话。从来没有出过山的人,第一步还是要走出大山看世界。不是耐不住寂寞,向往热闹;不是耐不住贫贱,向往繁华:“不能老站在自己的门槛上看世界。”

但是,去了城市,你不认识路,满街乱飘飞,飞进窗棂,飞进人家,也落进泥塘;我有些担心,你太柔,太白,太轻,太嫩,一不小心失足,在墨池和朱砂之间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是免不了的。

趁秋天将尽的时候,不如,收起淡紫色的想法,沿着溪水,在无人知晓的晨昏,编织自己的花环。

闲话花样

吃鞋底板惩罚

■郑树林 文 剪辑

在周庄终于看到了“鞋底板”字样的点心店,椒盐袜底酥鞋底酥还是和我想象中那样,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。

其实这鞋底酥就是我们小时候被称为“鞋底板”的点心,也就是现在我们平时早餐吃的甜大饼咸大饼,因其造型像穿的鞋底,所以大人们常常说“到门口头买只鞋底板吃吃”,也是为了让我们记得住。那时早餐常常是一个“鞋底板”加一根油条,有时候再来一碗豆浆,足以对付到中午。

小时候,我们也最怕听到吃“鞋底板”,只要父母亲一说到晚上请你吃“鞋底板”,心里就会寒丝丝的。因为这是大人对我们的一种暗示,说明我们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,这“鞋底板”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工具,用来打我们的工具。

“鞋底板”,脚下鞋子的鞋底,什么时候想惩罚,脚一抬顺手即可以脱下鞋子,用鞋子的鞋底往我们的小屁股上打下来,这“鞋底板”的滋味还不好受,当年父母穿的是布鞋还好一点,打在身上虽然有点痛但很快就会恢复,如果是皮鞋那可就惨了,硬硬的皮鞋底打在身上比竹片还痛。

那时候最怕的就是皮鞋,大人为了保护鞋底,能穿得时间久一点,特

地在鞋底下面钉上了鞋钉,那几颗鞋钉一旦打到或碰到骨头非惨叫不可,不过大人也很少用这样的鞋底来惩罚,毕竟都是自己骨肉,下手不可能很重。

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,可这“吃鞋底板”的声音还时常在我们身边响起,“当心回去,你老婆请你吃鞋底板”,这一定是了解的朋友在说那位有“妻管严”的男人。

现在的孩子已经很少听到吃“鞋底板”的声音了,大人们对独生子女宠爱还来不及,再说现在穿的可都是皮鞋,高跟鞋,那鞋跟打下……

嘿嘿,总而言之,“鞋底板”既是好吃的点心,也是与“洗衣板”一样是我们熟悉的惩罚工具。

